

# 杜魯門的悲劇時代 (續完)

余淑蓮

## ——麥克阿瑟筆下的杜魯門與韓戰

### 艾森豪說他將抗命

一件很有趣的事，即在杜魯門限制聯軍行動過後數年，新聞界有個傳說，謂艾森豪將軍曾私下發表意見，如果他處在我的地位，他對於這個命令將不予理睬，艾森豪說的真對，但是如果真這樣做的话，我將會立即被解除職務無疑。十一月六日計劃終於無法變更，鴨綠江橋依然無恙的橫臥在江流之上，數十萬中共軍有計劃地增強兵力，擊毀了聯合國軍數百萬噸的彈藥物資，源源越江而過。

在這期間我再向華府提出警告，詳細說明中共軍的龐大兵力，有進入北韓的企圖，然而我的報告並未發生絲毫效果，在不出廿日內，乘明月當空的夜晚，龐大的中共軍越過了江橋。一羣短視無謀者，將使聯合國兵士的鮮血，成爲獻祭的犧牲。在我抗議的第二天，馬歇爾將軍來信安慰我說：「我對於當地不安的情勢，華府當局亦有同感。杜魯門總統此時尚在密蘇里州渡假，總統對此問題當有適宜的處置。」

當前面臨着最困難的問題，這是我一輩子軍人生涯中，最最無法解決的難題了。前進呢還是後退？抑或在原地等待？假使前進，或許中共的武力不會介入，果然真的如此，戰爭將提早結束，但這只是單方面的希望。如果在原地等待，

非要建立防衛線不可。可是，這裏可充天然障礙物的地形，很難找到，要以目前的兵力，來防守此一陣線，那是不可能的事。我目前握有的兵力，在數字上遠比優勢的中共軍爲低，我軍若靜止不動，中共軍正好將我們包圍，同時，他們由東北源源不絕的後援軍力，在頃刻之間可以把我們全部消滅。依我推斷，在目前情勢下，至少要增加三倍兵力，但華府並沒有調補援軍的跡象。我若靜止不動，正合中共軍的心願，此刻，我若後退，我結束韓戰的願望，又成泡影。

假使我揮軍北進，將中共軍擊垮，然後立即後退，使敵人的補給線拖長，造成有利的攻擊狀態。如此，中共軍的補給日增困難，我們的空軍，可發揮無限的破壞力，敵人在日後的戰力上，將日益低落，並可造成兵力均衡的情勢。

至此之後，我以敵人的補給線爲目標，靈活運用兵力和敵人戰鬥。首先命令第十軍，於達成掩護第八軍的任務後，由海道向釜山撤退，另一方面，建立向北的連絡路線。構想的結果，在達到安全情勢的狀況下，開始前進，如此，敵人將無法選擇地點和時間來攻擊，同時對東北派出的兵力，亦可加以阻止。再者，又可收拾被擊潰的北韓殘餘兵力，偵察中共軍的意圖。行動的主要效果，在使中共自投羅網，但却不幸而落空，部

隊仍保有牽制敵軍的行動，爲了防備這項事件的來臨，我命令華克將軍擬訂計劃，在中共軍大舉參戰的情況下，離開敵軍往後撤退。

華克將軍和僚屬們，都贊成我的策略。於是，我便向參謀長聯席會提出，並獲得承認。由以後的情勢發展來證明那時即使確定中共軍會介入，事實上也無法想出更妥善的計劃。爲什麼呢？因爲此一配備計劃，是在兼顧二種目的情況下，細心研擬的：①中共軍如果不介入韓戰，就此即可結束戰爭。②中共軍如果介入戰爭，此後將發生異常不安的情勢，聯合國軍與其將自己置於薄弱的防衛線內，不如站在更爲有利的立場。

華府對當前的鴨綠江問題保持鎮靜，其實也是在六神無主，而且中共軍已擺好攻擊的陣勢。在陰沉的黑夜，中共軍從十一月六日開始，至廿六日間，把廿萬兵力送入北韓境內，在此期間他們充份地利用了鴨綠江。

十一月廿四日，我飛往清川江沿岸的第八軍總部。我在前線視察了五小時，眼前的景象使我甚爲憂慮，我決定親自觀察敵人後方的動態。我走進座機，囑咐駕駛員史托里中校向鴨綠江飛去。這架飛機沒有武裝，但是我相信大膽地飛行，將是我最佳的保護。當我們到達鴨綠江口，我告訴史托里以五千呎的高度，沿鴨綠江東飛，我們



可以很清楚地辨識出來，覆蓋白雪的大道和小徑，但是看不出任何道路有使用頻繁的跡象。

呈現我們眼前的，祇是一片荒涼的邊際，鴨綠江的江水不停地奔流着，這是一片人跡罕至的不毛之地，我要求華克將軍隨時準備撤退。

令人可笑的，我這次的飛行，竟意外地獲得了特殊飛行十字勳章，空軍對我的美意，實在使我難以忘懷。視察鴨綠江後，回到第八軍司令部，這時我接到參謀首長聯席會議的電報：

「將軍的部隊，向中韓邊境進行攻擊，若中共軍介入大規模的戰鬥時，是否會演變成全面戰爭？這種不安的心理，正在聯合國內部不斷加強中。因此，在聯合國內部對將軍的北進，將會有所限制。在週二國務院有關官員會議席上，對將軍的任務不擬予以變更。但在實現統一韓國的前提下，減少擴大戰爭的危險，該項行動計劃，應由政府首長制訂，此層軍方和負責當局，雙方意見皆趨一致。」

參謀首長繼此電後，又來一函。根據此一函件的指示。在鴨綠江附近地域，大韓國軍隊在韓國東北部清津地區，應停止攻擊。

對中共軍介入韓戰應有什麼樣的計劃？本身都無法弄得清楚。像這種害怕敵人的情形，萬一被敵人偵知，中共更會毫無顧忌地介入戰爭。這種愚蠢懦弱的作爲，我毫不客氣地向華盛頓指明。十一月廿七日，中共軍司令員林彪，率兵渡過鴨綠江，開始向我軍攻擊。中共已公然地與聯合國軍進入戰爭狀態。壓倒優勢的中共軍第四和第三二兩軍，分別向華克和艾爾漠的第十軍攻

擊。

最初受到中共第四軍攻擊的，是韓國第二軍，在片刻之間便潰不成軍，使美軍第八軍的側翼受到威脅。華克立即後撤，由於後衛的第二師和土耳其部隊，採取了適切的行動，第八軍因而免於被包圍的危險。

### 林彪獲有華府保證

第八軍和第十軍所處的地位極爲不利。艾爾漠依然指令向元山退却。可是，第一海軍陸戰師，却幾乎全部被包圍，在驍勇善戰的司令官史密斯指揮下，浴血奮戰殺出重圍。

兩個部隊非常成功地完成轉進，我甚感滿意，在這場戰役中，我軍所以能够得救，乃在於後退之前，我下了決斷，退却時戰地司令官發揮了卓越的指揮能力。

由於我們的北進，將敵人進展時間擾亂了，以致敵人不得不提早行動，想在春季之前集結大兵力，一舉把我們擊潰，但終未實現。如果我們不採取行動，結果必受到致命的打擊。

可是，這一仗一開始即被人誤解，被歪曲的事實四處傳播，關於這一層我早有所聞，且正如我所料。不論如何，我的目標是前面的敵人，對於各方來的任何責難，我一律置諸腦後。

我們的情報很明顯地不斷被洩漏出去，華克將軍不時埋怨說：每次的作戰計劃，都是經過華府的。結果事前都被敵人知道了，這真是不可思議的事。

如果美國在當時斷然提出警告，中共介入戰

爭將視同對美的敵對行爲，我相信，在我們北進時，戰爭早已宣告結束了。此一判斷我永不會改變，如果警告及時發出，中共軍將會停滯在鴨綠江彼岸，而裹足不前。可是，由於中共軍的江橋暢通無阻，中共軍的基地不會受到攻擊。一定是這些情報被流入他們手中，否則，中共軍大舉越過鴨綠江，不會不擔心補給線受到轟炸，可能是他對我們的意向知道得一清二楚。

林彪在中共軍中曾公開宣稱：「如果華府沒有對我們的補給線和通訊網保證不予報復的話，我絕對不會開始攻擊，而我們亦將暴露在危險境域。」

我向參謀首長會議提出報告：「我們的行動很明顯地擺在目前，北韓的戰場上，龐大的中共軍投入了戰爭，而且尚在不斷加強之中。」

「一些指陳中共軍只不過以小規模志願軍爲託辭，已經不可靠了，現在實已昭告天下，我們已面臨一場新的戰爭，根據俘虜的供詞，和戰地來的情報，敵軍的編制除北韓軍隊外，有中共軍第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二、六十六、五十、二十各軍所組成。」

「中共軍的作戰計劃是很明顯的。仁川戰役後，他們便把重心北移，在東北集結大兵力，在夜間隱密行動，向北韓滲透，當聯合國軍隊擊潰北韓軍隊，十月進抵鴨綠江岸時，中共軍仍未和聯合國軍接觸，他們準備着春季奇襲的大攻勢，集結了龐大的壓倒性優勢兵力。」

「中共軍的最終目的，想一舉擊潰聯合國軍，而使出決定性的一招，是可以斷定的。然而我



們突然北進，迫使敵軍提前迎戰，而錯亂了他們的腳步。雖然此戰獲益非淺，可是，我們的兵力太薄弱。

「戰爭已產生了新的情勢，此一問題非戰地司令官所能解決，現在的情勢已具有世界性的性質，此問題應由聯合國各機構來解決，戰地司令官雖竭盡所能努力以赴，但目前新的情勢，已非司令官所能勝任。」

「我們正面逢中共軍優勢的實力，和蘇聯不斷地援助的對抗之中，當前的戰鬥，已由攻勢移向守勢，由全面改變局部的戰鬥。」

十一月廿九日，我向華府再發出一封緊急的要求：

「爲了加強在韓的軍事力量，宜請抽調中華民國的部隊，派出我們希望的兵力，北上編入聯合國軍，並請授權戰地司令官向在臺灣的中國政府直接交涉。」

華府回電說，對於我的建議，已經過詳盡的討論，但鑑於此一問題，有世界性的影響，不宜立即作覆。華府的來電另有一番說明：

「凡有關此一行動，必須考慮結果，並會擾亂美國和聯合國各國間的關係，否則，美國將會陷於孤立，英國聯邦，對使用中華民國軍隊表示完全反對，在遠東美國的指導地位，此刻在聯合國正受到嚴格的考驗。在聯合國必須密切合作，步調必須一致，對各友好國家極具必要，慎防流言挑撥離間，亦是美國當前之急務。」

嗣後，使用中華民國軍隊被拒絕一事，又有其他理由出現。說什麼「國軍真實價值值得懷疑

，官兵年齡太老，訓練素質亦不够，和中共軍交戰亦不足信賴」，一派胡言，不一而足。

我訪問臺灣的時候，曾獲得參觀政府軍隊的機會，給我的印象至爲深刻，國軍不論在裝備，訓練，都較中共軍有過之而無不及。國軍都是由戰鬥之士，對任何突發的情況，足可勝任無疑。

但是，聯合國各會員國，對於使用 蔣總統提供充滿活力的兵力不予同意，可是，另外又沒有地方調來增援的部隊。

杜魯門總統曾在一次記者招待會中宣稱，爲了拉平戰力的均衡，聯合國軍將配備原子彈頭。但不到四十八時，英國首相艾德里飛抵美國，此一決定即告煙消雲散。

自中共軍介入韓戰以來，美國已陷於戰爭有史以來的不利地位。在近代戰爭中，第八軍面臨着可怕的不利地位，對任何一個人來說，這種事情實在無法理解。

在一月中，第八軍已能在戰線上穩固下來，敵人的補給能力亦趨惡化，並亦臻及感覺吃力的程度。華克以最快的速度完成後撤任務，一些不明內情的記者們，發出「華克部隊逃跑得真快」的報導，誤解之深實令人遺憾。

此一後撤計劃，由於指揮官發揮了卓越的才能，整個部隊的勇敢行爲得以完滿達成，而使部隊保持着卓越的戰力於不墜。

第十軍由海路撤往釜山和第八軍會合，中共軍三個軍向與南迫迫。艾爾將軍於十二月廿四日提出報告：

「第十軍由海路從與南撤退完成，卅五萬補給物質，已被送往後方，韓國軍和難民十五萬五千人，被送到安全地點，凡有軍事價值設施，全被破壞無遺，部隊僅受到輕微的損傷。」

第十軍完整地撤至釜山，保全了戰力元氣，由於陸海空軍密切協同配合，完全成功地達成任務。

由於第十軍「從與南撤退井井有條，抵達釜山時士氣高昂，軍紀嚴明，且充滿自信。」杜魯門總統來電祝賀說：

「這是我從未收到過的一項最佳聖誕禮品。我感覺我們已突破敵人的包圍，且救了成千上萬人的生命。」

### 痛苦之情難以言宣

參謀首長聯席會議和我之間的撤退詳細計劃，經過多次的函電交換意見後。一月十日杜魯門總統拍來一封電報如下：

「關於我們要如何地在朝鮮抵抗侵略一層，願略申本人意見；我們抵抗侵略，正儘力達成世界性的行動。但目前的抵抗，在將軍指揮下的聯合國軍，希望儘力貢獻將軍的判斷。」

「這封電報與指令不同，其真正的目的，在政治方面，我將考慮的幾點結論奉告將軍：

①用行動表示；美國和聯合國決不接受侵略，關於蘇俄對抗全世界的威脅，動用自由世界的精神和力量，加以譴責。

②中共在政治和軍事方面的大宣傳，將產生削弱亞洲反共勢力的情勢。由於中國大陸愈演



愈烈的演變，抑低中共軍在政治和軍事上的誇張聲望。

「③幫助中共境內的非共產活動勢力，給予組織和援助對抗中共。」

「④向韓國保證履行我們光榮的承諾，向全世界顯示，友邦在逆境時，美國將貫徹他的防衛諾言，」

「⑤對日和約在適切的環境之下簽訂，以和平方式解決日本問題，對日本今後的安全有極大的貢獻。」

「⑥對目前深受共產勢力威脅着的歐洲、亞洲、中東各國，讓他們明瞭共產主義的邪惡行爲，無法在各國產生作用。」

「⑦對於受有蘇俄及中共攻擊的國家，鼓勵並給予他們信心，增強他們的抵抗力量。」

「⑧迅速加強西方國家的防衛力量。」

「⑨和聯合國密切合作，共同加強防衛力量。鞏固英國和自由世界的友誼力量，攜手合作爲集體安全而努力付出代價。」

「⑩向鐵幕人民宣告，他們的主子正奴役他們從事侵略戰爭，自由世界正爲制裁此一罪行，挺身而出制止此一戰鬥。」

「現在，我們要藉聯合國的團結力量，以抵制蘇俄的攻擊。這些國家在聯合國保有席位，對我們的幫助足資信賴。」

「將軍以有限的兵力，抵抗強大的中共軍，實有困難，余知之甚稔，在目前的情勢下，將軍的部隊，爲了負責日本的防衛，必須保有應付敵人的兵力。在韓境假使不能保持大的據點，可依

將軍個人的判斷，將軍隊撤守沿海諸島，尤其是濟州島，繼續抵抗，則前項的重要目的，或許將可達成。」

杜魯門總統的電報最後結論說：

「在我們從朝鮮半島撤退時，因爲是迫不得已的事情，屆時，我們把軍事、政治和我們不甘撤退的理由，普遍向全世界宣告，是極爲重要的事。」

「將軍處在困難關頭所表現的卓越精神，以及將軍部隊在艱苦情況下，所表現的剛毅行爲，全國人民，深表欽敬。」

我立即回覆說：「我將盡最大的努力，向幕僚們說，諸君，現在是否從韓國撤退，上方有了決定，我們決不撤退。」

不久，一日廿六日那天，我的七十一歲生日，杜魯門總統，艾奇遜國務卿、和無數的親友賀電紛紛到達。在回覆有同窗之誼的同僚伯特遜中校的信中我說：

「承蒙不忘舊交，惠賜生日賀函，深爲感激。特表示誠懇謝意，你我相知情同手足，得與相親倍感愉快。」

「離國萬里，備嘗艱辛，身負韓戰之責，正在清掃北韓牛鬼蛇神之際，中共突介入戰爭，由於兵力懸殊，終至功敗垂成，忍痛後撤，痛苦之情，實難言宣，所幸將士用命，穩定危局。」

「今後發展殊難預料，由於國內政見不一，而在軍事上引起的混亂歧見，實屬有史以來所僅見。閣下肺腑之言，至願聆聲而感欣慰。」

## 不得演說莫發新聞

十二月廿三日，華克將軍在一次淒慘的吉普車事件中喪生。這對我重大的損失，此時更易指揮官誠非易事，但我終於物色到一位最適當的人選——李奇威中將。

賴華克將軍勇敢善戰，才能卓越，我才得切斷敵人的背後，仁川之役，得力於他的援助，使困處於朝鮮半島南端的我軍陣線，得以轉危爲安。華克將軍最令人欽敬的是在最惡劣的情況下，指揮若定，臨危不亂。

李奇威將軍接任斯職，可說是極爲恰當，他也是一位勇敢善戰，深諳韜略的優秀指揮官，他的才具我久所深知。於是，李奇威將軍在漢城之北卅八度線上，開始佈防。

李奇威將軍接任後，即赴前線親自視察部隊，他獲得的印象很爲樂觀，敵人縱使突破戰線，我軍亦有足夠的力量將之擊退。

元月一日，龐大的共黨軍隊開始發動攻擊，敵軍攻入防線二十公里，第八軍不得不向後撤退，一月四日敵軍又攻佔漢城，七日，第八軍再度後撤，在卅八度線南一百卅公里處，建立新防線。

歐洲的新聞和美國的報紙，聞訊後傳聞四起，說聯合國軍將被擊落到海裏，甚至美國國會亦如此地哀鳴。

可是，現時的情況下，敵人的補給線因戰線的伸長而趨薄弱，戰鬥力亦益下降，這是我們的預定戰略。此刻，疾病已在敵人軍中蔓延。腸炎



和其他無法克服的傳染病，大大地削弱中共軍隊的作戰力。

在李奇威的總部裏，我對幾位新聞記者說：「中共軍口口聲聲說，要把我們趕到海裏去，這同北韓初期大吹大擂的荒謬論調一樣。可是，任何人都無法把我們趕下海去，本指揮部將按照聯合國的决定，在韓國保持着中立地位。」

我命令李奇威將軍，再度揮軍北進，爲試探敵軍的虛實，首先派出營級出發，由於敵人的抵抗甚爲輕微，於是第八軍繼續前進。我命令李奇威，「在遭遇敵人主力戰之前，繼續前進。」

二月三日，李奇威到達漢城附近的漢江，此時，敵人不得不後退。二月中旬，我提出報告：

「我對目前的進展，完全感到滿意，敵軍在戰術上不得不後退。敵人所遭受的損害極爲慘重，敵軍遠離基地達五百六十公里之遙，傾巢來犯違背了戰術的原則，這與兵家所謂鞏固後方的安全圈，實犯大忌，經此挫折後，敵軍當有所憬悟了。」

敵人最初有一種錯覺，想一舉把第八軍擊潰。近日，史達林雖曾預言，我方在韓的軍隊將歸消滅，但要實現此一預言，史達林和他的戰友們，尚須付出更大的努力。

今後我應在主要戰線堵住敵人，還是在卅八度線繼續北進呢？不管怎樣，敵人在朝鮮半島已失却獲勝的機會，且已十分明顯。

現在我開始擬訂一舉擊潰中共軍的計劃，我預定的目標是敵人的補給線，奪回漢城作將來的據點。進一步對北韓全面地區，實施大規模的空襲，使敵軍的後方趨於崩潰。

攻擊越過鴨綠江大橋來襲的敵軍，破壞鴨綠江大橋，在未獲華府許可之前，應該在主要的敵人補給線，投下放射性的廢物，那是製造原子彈的副產品，可以切斷東北和韓境的交通線。

北韓已遭受重大的破壞，成爲一片不毛之地，補給物質一無所有，中共軍所需要彈藥糧秣，一切都須由東北境內送來不可，目前中共軍在韓所屯積的糧食和彈藥物資，至多可供十天消耗程度，而中共軍投入朝鮮半島的兵力竟達百萬人之多。

假使此時獲得許可的話，使中華民國的軍隊，和美國軍隊在北韓海岸線，實施兩棲登陸和空降，傘兵部隊在敵後作戰。佈下天羅地網，中共軍必立即陷入飢餓，而宣告投降。因爲軍隊一旦沒有糧食和子彈，手足便無法動彈了，此一計劃，較仁川戰役更爲龐大。

我的計劃第一階段，進展甚爲順利，三月中旬我們奪回漢城，到達了卅八度線，參謀首長聯席會議向國防部提出下列措施：

「用海軍封鎖中共，解除對中共海岸和東北地區的空中偵察限制。解除中華民國對大陸使用武力的限制。給予充份的後勤支援，俾對中共作戰。」

李奇威將軍以私人名義，寫信給舊友柯林斯將軍，要求使用中華民國軍隊，加強第八軍的作戰力量，結果，也是枉費心機，柯林斯參謀長的建議被否決。

聯合國軍隊可否越過卅八度線的舊調，現在又被重彈起來了。

美國境內一夥人士，將責難的箭頭向我瞄準

，並指責說：中共軍所以介入韓戰，全是任意超越卅八度所引起。

這不是少數幾位記者們散播傳言的單純問題，而是有組織的遊說運動，在政府高階層中發生作用，並透過一部份的美國報紙，長年地向我猛烈攻擊。事實上，當初我越過卅八度線，是奉華府之命行事的。

然而，華府當局，並未迅將遠東事務公諸於世。在我回憶錄中來往的函電，一個字都沒有發表過。所發表的只是對當權者們有利的消息。

像如下的命令，居然也發表出來了！「若事先未獲陸軍部的許可，對於外交政策和軍事政策，不得作任何的公開演說，或發表有關新聞。」以前，戰地司令官經常發表有關戰況和日本佔領事務的報導，自此命令後，所有報告都得先送華府獲得許可。可是，華府方面又說，這種報告不須經過許可，而將原件退回。關於此點，杜魯門總統在佛羅里達州記者招待會上，亦曾予承認。

### 馬丁一函軒然巨波

三月三日，衆議院共和黨領袖，麻州衆議員馬丁給我一封信說：

「在最近討論外交政策和全面戰略問題時，大多數人都感到悲痛的是，雖然歐洲方面極被重視，但我們却沒有聽到閣下以遠東統帥的身份發表意見。」

「茲隨函附上我於二月十二日在紐約布魯克林的一篇演講稿，敬請閱覽。我在演講中特別強調此點，除加強在韓境的我方部隊外，尤應使用



在台灣的中華民國軍隊，開闢亞洲第二戰場，以解除我軍在韓境所受的壓力。此外，於三月廿八日的廣播演說中，我準備再加重述。

「如果就此問題提出你的意見，不論以秘密或公開的方式提出，對我都有莫大的幫助。退伍軍人都是你的贊譽者，你獲得他們的尊敬。謹祝你事業成功。」

三月廿日函覆馬丁議員，我在信內這樣寫道：

「關於中共參加韓戰所造成的形勢，我已向華府提出詳盡的報告，一般說來，人們對這些意見都清晰了解，因為那是我們一向所採取的，以最大武力迎擊武力的傳統方式。閣下建議，利用台灣武力的意見，和這項傳統的觀念毫無衝突。」

「很奇怪的，有些人好像不了解，共產黨陰謀者，已選定亞洲作為他們征服世界的起點，我們已經在戰場上和他們搏鬥；我們在這裏替歐洲用武器作戰，而那裏的外交家仍然是一片空言。如果在亞洲的這場戰爭，敗給共產主義，歐洲也不免淪陷；如果我們贏得這場戰爭，歐洲便可避免這場戰爭，且能維持自由。如你所說，我們必須求取勝利。沒有任何代價可以代替勝利。」

我對我們的信件往還，絲毫未加重視。我只不過對垂詢的事項，提出鄭重的答覆而已。

不料存心責難我的一般人，故意曲解「在戰爭沒有任何東西可以代替勝利」的詞句，對我猛烈地抨擊，指責我打算擴大戰爭。像這種斷章取義的勾當，多麼無聊。

強大的國家一旦出面參加戰爭，若不能達到

勝利的目的，後來必將備嘗戰敗的苦果。若使戰爭進退失據，使戰場呈現膠着狀態，戰場的死傷固然可減少，但發動戰爭當初的目的，在軍事上則等於完全放棄。

三月廿二日，我又接獲參謀首長本部的一封信函件：

「當大部份侵略韓國的軍隊被擊退之際，聯合國準備討論韓國問題的意向，正不斷增強中，總統對此將發表聲明，國務院亦正在計劃中，聯合國多數會員國一致堅認，在向卅八度線北進之前，所有問題應循外交途徑解決。對今後的發展意向，短期內實有觀察趨向的必要。國務院認為地理緯度，本身並不含有任何軍事意義。今後數星期內，為使將軍維護聯合國軍的安全，並可保有向敵人採取行動的自由，究竟付予權限到何種程度，聯合參謀會議正進行商討中，希望將軍對此表示意見。」

我立即提出緊急要求：對聯合國軍切忌再有任何限制，特先作覆。

在我接到參謀首長聯席會議函件之前，我批准了發表一項聲明，當我動身前往戰地視察之時，便在東京發表：

「韓戰仍依照計劃繼續進行，是南韓境內的共黨軍隊已被完全肅清，我空軍日夜不停地破壞敵人的補給線，前線的共黨軍隊，因作戰補給品的缺乏，而感到不支，這種情形亦趨顯明。」

「敵人的海戰術已完全失敗，滲透戰術逐一被消滅，在嚴寒的氣候下，敵軍的戰鬥力漸趨薄弱，我軍已熟爛此類形式的戰爭，敵軍的缺點

，已被我軍充份利用。

「中共軍雖然誇耀他們的軍事力量，但顯然缺乏發動近代戰爭所需要的主要物資。他們不但缺乏工業製造基地，並缺乏製造海空武器原料，他們無法供應為反應作戰所需的現代裝備，雖然在數量上可彌補此項缺陷，但目前我們的破壞力，已大為增強，中共在數量上是無法抵消這種趨勢的。」

「海空權的控制，運輸和交通線不受干擾，對戰爭具有無比的重要性，我們具有這種控制力，敵人則無法達成，他們為了抵消此種懸殊的情況，只有瘋狂地用人命來克服。」

「自中共介入戰爭後，這些軍事的弱點，很明顯地都暴露出來了，由於聯合國軍受着種種活動的限制，而使中共軍獲得若干軍事利益，但中共軍已表示出他們絕對無法用武力征服韓國。」

「現在敵人必須痛切地警惕到，只要聯合國軍把戰爭不限制在朝鮮半島地區，而把軍事行動擴展到沿海及內陸基地上，他們將立即遭遇到軍事崩潰的危險。」

「中共軍如果認清了這些事實，韓國問題就不難解決，只要解決問題的本身，不必牽連到台灣問題和中國在聯合國席次等問題。」

「朝鮮半島的人民，已遭受殘酷地破壞，他們不應再被犧牲。若因戰爭而牽連到軍事之外的问题，那就是屬於政治性的，必須依外交途徑解決。」

「在聯軍統帥的權限範圍內，準備隨時和敵軍司令官舉行談判，求取軍事上的妥善辦法，俾



使實現聯合國對韓的願望，達成進一步的不流血犧牲。」

三月廿四日黃昏，我從韓國前線返回東京，發表了如下聲明：

「前方戰爭很順利，我軍士氣旺盛，健康極佳，敵軍的補給線，正遭受我們不斷地破壞，在海軍的炮擊和空軍的轟炸下，已蒙受慘重的損失。」

「陸上的戰鬥漸趨沉寂，我軍已掌握主動權，敵人在不斷退却中，大韓民國境內的敵軍已被肅清，各處正從事復興的重建工作。漢城恢復往日的活潑氣象。」

「卅八度線問題，最近在倫敦和華府，以及其他各國所發表的聲明，已經在充份地討論着，我對此項問題無須重加批評敘述的必要。實際上，卅八度線，從來就未含有任何軍事意義。我們的海空軍可隨時越過此線，在過去，敵我雙方的部隊都會往返此線。」當時，我並不曉得，這將成爲我任統帥間的最後一篇聲明。

這篇聲明立即引起劇烈地批評，特別是指謫我建議和敵軍指揮官談判軍事條件。他們指控我破壞了某種魔術性和公平式的和平方案，這種方案已經取得國際協議而且即將宣佈，因我的聲明而被推翻了，其實那有這樣的魔術性公式呢？

這真是荒謬之談，根本連一個草案都沒有，不管如何，我的聲明並未超過戰地司令官的權限。在聲明中提及「基本問題屬於政治性質的，必須依外交途徑解決。」這段文字，早就有慎重地表示。

在此之前，我曾二次要敵軍司令官投降，並呼籲停止流血行爲。第一次在仁川登陸，第二次在收復平壤之時，這二次行動並未受到任何干預，而且獲得極佳反應，劉覽戰史，戰地司令官在使他的部隊，止於最小程度的犧牲，是他的權利，而且是不可推却的義務。

我強調中共軍的弱點，亦受到責難，我完全是根據事實，揭發敵軍何以止戰的理由，事實上，不到四個月之內，在蘇俄導演提議召開停戰會議的提案，立刻得到美國的贊同。

正當緊急之時，不曉得爲了什麼原因，馬丁衆議員未徵詢我的意見，便把我那封信向衆議院公開宣讀。在議會中立即喧嘩叫罵，捲起對我責難之聲，指責我打算擴大戰爭。這真是顛倒是非，我本意是結束戰爭，並非擴大戰爭。

稍前，我曾一再申述我的意見：「任何主張讓美國地面部隊，到中國土地上去作戰的人，他的腦筋都大有問題，應該接受檢查一下。」

### 珍妮，我們回家了

四月十一日晨一時，杜魯門總統在白宮舉行記者招待會，宣佈解除我遠東統帥的職務。

我被解除軍職的命令，於同日下午到達東京。

杜魯門總統似乎認爲我和共和黨有所共謀。所以我這次被免職極具政治性，然而杜魯門總統有這種印象其實是錯誤的，我和國內的政治情勢，並無任何關聯。

在名義上我雖然支持共和黨，那完全是我一

向愛好林肯的自由思想。關於民主黨所獲得的重大成就，和人才之盛，多年來我一直欽讚。我在以前的評判，並非對某一黨有成見，那完全是對一個具體的錯誤，和失敗的事實，而申述我自己的意見。

我常聽人說，杜魯門總統的個性，非常急躁，發起怒來是毫無顧忌的。在觀察他在韓國問題的處理上，不乏優柔寡斷和焦慮不安。他不曾來韓國一次，他對遠東問題全無所知。這就是在他最後判斷之時，陷入危險的弱點。

總統的神經，好像進入不堪負荷的崩潰狀態，一位元首在戰爭中，處理較危險的問題，是一件最堪憂慮的事。

我被解除軍職最重要的意義，倒不在於與此事有關的人物都是要員，而是由於美國對亞洲的態度發生了基本變化，這種改變造成今後的若干災難事件。

美國態度的改變，對自由世界對共產主義的抵抗有着一連串的影響。若美國在韓國具有堅定立場，將是打擊共產主義的主要力量，可是，聯合國沒有這種力量，對中共懷有恐懼的心理，建立一個統一自由的韓國希望，被輕易地放棄了。

聯合國的憲章和宣言，獲得亞洲的普遍信賴，但聯合國放棄了這些原則，而損失自由世界的希望，在亞洲產生了悲慘的後果，使中共在頃刻之間，登上東方王國的寶座，被承認爲軍事的強國。韓國橫遭蹂躪的分割，東南半島被刀斧分裂，西藏很輕易地被共產勢力所吞噬，其他亞洲國家，開始顫抖不安，面向中立主義。



同時，自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七年間，認為中共是「土地改革者」的心理，犧牲了中華民國政府，而主張和中共妥協。這是馬歇爾所犯的最大錯誤，國民政府勝利的機會，輕易地被他移走了。

結果，在中國替蘇俄造成了一個强有力的同



一九五一年四月十一日，麥帥（中着大衣者）在東京接受莊嚴隆重的送別式。

盟國，這一支新勢力的出現，在世界鬥爭中，產生一種新的軍力競賽。

依據觀察，韓國戰爭並非「警察行動」，而是一場正式的戰爭，中共已經傾其所有的軍事能力，投入了這場戰爭。

中共已竭盡所能，從事這場戰爭。約十五萬美國的兵士和比此更多的韓國將士，陣歿於這一戰場上。這不是正式戰爭，到底是什麼呢？——死傷全是由中共一手造成的。

我們的兵力受着政策的束縛，不能推動正常化，有些人擔心蘇俄會參戰，可是中共介入戰爭，早在以前即已存在。

蘇俄參戰在軍事力量上幾乎是不可能的，由於西伯利亞的形勢，先天有着守禦性的，他的補給線，是一條綿長的鐵路，這條補給線力量極為薄弱，我們幾乎可以隨心所欲，在空中切斷他們的補給線，況且，在西伯利亞的東部，現時的補給力量根本沒有，蘇俄的軍用必須物質，非依賴這條補給線不可。

在整個世界上，蘇聯的軍力在這裏是最脆弱的了，加以當時我們持有原子武器，蘇俄尚未有製造的能力，蘇俄介入戰爭的可能性，是極其微小的。不犧牲自己的人命，而利用隣邦人民充當炮灰，這是蘇俄的一貫政策，因而急劇地擴展了他的勢力。

蘇俄對於征服世界，有他的一貫作法，我們對解決朝鮮問題，不論採取何種行動，都不會引起世界戰爭的因素，這是毋庸置疑的。

據隨後有人說，布萊德雷將軍曾指稱我不服從上級的指揮。這一責難在韓國戰爭進行時，我的直屬上司參謀首長聯席會議的全體人員，都完全加以否認。在一九五一年夏初衆議院的調查會中，布萊德雷將軍在答覆衆議員的質詢時，曾三度宣誓證明我毫無瀆職之處。後來在一篇星期郵報什誌的特稿中，布萊德雷聲稱，他覺得聯合參謀首長在處理韓國問題時，可能發生錯誤。

一位總統解除戰地統帥軍職的合法權力，從來未曾有人懷疑過。這問題並沒有人爭執。文官優於軍人，這是美國的传统政策，軍方的所有人員都是樂於接受的。

這種事件在根本上是沒有問題的，有史以來各級司令官的更換，多是根據正當理由，可是，像我這次被解職所採取的毒辣手段，則史無前例。事先既未徵詢我的意見，事後亦未給我辯解的機會。

我被解除軍職的命令，實施得如此雷厲風行，甚至連應舉行的交接儀式也不許舉行。等於將我置於監禁狀態，甚至連工人、傭人、清潔婦，也不致遭受這種激烈地解雇方式吧！

我的解職命令發出之後，各廣播電台停播正常節目，而傳達華府特別命令：「杜魯門總統，頃免除麥克阿瑟將軍為遠東統帥和聯合國軍總司令職務。」

這時，我們在美國大使館剛剛用完午餐，我正準備動身前往韓國。多年一直和我生活一起的心腹副官哈夫上校，已經聽到這項公報。他立即打電話向我的夫人報告，我已經被解除軍職，唯



一列舉的原因，是懷疑我能否「支持政府的政策」，其他什麼也沒有說。夫人面帶憂戚的將這個消息告訴了我，但我老早就鍛鍊得聞變不驚了。我告訴她說：「珍妮，我們終於回家了。」這一次長時間的戎馬生涯，屈指算來，自從我離開華盛頓出任菲律賓顧問，已經有十五個年頭在海外了。莫斯科和北平為之歡欣慶祝，但日本人並不

感到快慰，反而悲沮。遠東司令官解職，象徵着自由世界在遠東受着打擊，遠東對美國的信賴，從此值得懷疑了。

我們在十六日晨出發，日本國會通過了向我致謝的決議，韓國國會也採取了同樣的行動，日本天皇亦親自來送別，吉田首相向全國發表廣播演說，居日本輿論領導地位的朝日和每日二家報

社，對我的罷黜亦發表社論加以抨擊。

參議院議長佐藤向武寄給我書信慰問。

此外韓國總統李承晚等亦紛紛致函慰問。

我們的座機在早春時分，向朝陽飛去，眼下望着櫻花王國的縮影，散放着鮮艷的色彩，高聳的山峯溪流，和大小街巷蜿蜒起伏着向四處伸展。我們繞過富士山，勢將一去而不復返！

# 金山憶舊

(九)

張香譜

## 心懷祖國暢遊寶島

我在三藩市棲遲二十年，除有給職務外，也為國家盡些國民外交的義務，僑團活動幾乎無事不與，故義務職的也兼任很多。如中華會館主席、肇慶會館主席，華僑反共救國會秘書長，龍岡公所主席，中國國民黨駐美總支部黨紀委員會委員，十餘年如一日。直至一九七〇年，流水年華，年逾八十五歲，長江後浪推前浪，應退隱林泉，以渡此殘餘歲月，乃實行退休。當內人於一九六三年二月九日，偕七女建華七女婿吳超擢及兩個外孫女來美，我原欲在大埠覓址居住，但屋租奇昂，難以長期負擔，乃改在沙加緬度 Sacramento 購一間小型住宅，以作蝸居。我則於週末

回家，與家人團敘。我既退休，便遷回沙加緬度寓所，息影家園，以度優遊歲月，真是無職一身輕，過着無事小神仙的生活了。不料天不從人願，內人趙耀真女士突於一九七〇年三月初旬，忽患血栓塞，半身不遂，終日臥床，不能行動，日夕相對，一籌莫展，數十載患難夫妻，會少離多，一旦可以廝守家園，却是病榻相對，此種苦悶，決非筆墨所可以形容！

正在沉悶痛苦之際，幸而廣東國民大學臺灣校友會會所擴建完成，校友會會長陳鶴齡同學代表台灣校友再三致函邀請我回臺主持落成典禮，「身在江湖，心懷魏闕」，我寄跡海外，對自由祖國的懷念，無時或已，趁此回國一行，藉申廿年嚮往之心。而且以遠途旅遊，瀏覽風景，以減輕內心之刺激。乃於民國五十九年（一九七〇）

十月四日乘中華航空公司客機飛台北，飛抵松山機場時，承親友及校友的熱誠厚誼，復勞校董黃麟書、李大超兩先生，黨國元老馬超俊、梁寒操、李樸生、馬洪煥等先生玉步，及民大畢業同學百數十人到機場接我。闊別良久，一旦重逢，愉快非常。復承僑務委員會高委員長厚愛，除其夫人蒞機場接機外，並送我到僑光堂，以為下榻之所。僑光堂為僑委會所建，為招待各地歸國觀光之華僑，建築華麗，地方雅潔，環境幽美，且與台灣大學比鄰，建勳兒早晚均來陪伴。他在台大擔任教授兼農工系主任，辦公室距離僑光堂很近。我每有暇時，亦到台大校園散步，校園林木蒼翠，空氣清新。到台以後，酬酢頻繁，長官、親戚、朋友、校友等頻頻召宴，早、午、晚均有約會。旅台月餘，在建勳家中晚餐，僅一次而已